

清代《郑志》辑本六种考论*

朱天助

内容提要:通过辑录清儒辑补《郑志》六种,详录清儒批注内容,梳理各辑本传抄先后及其源流,可以发现,清儒辑佚《郑志》互相传录,故各辑本互为依傍。梳理辑本源流,也略见清初辑佚的经过。

关键词:《郑志》 辑本 传录 源流

《郑志》十一卷,是东汉郑玄答弟子问五经大义的集录^①,后由郑小同编次。郑小同,郑玄之孙,魏高贵乡公时为侍中。

《郑志》全本今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为亡于北宋初。四库馆臣据两江总督采进之抄本一册缮录辑补^②,于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校上。此本四库馆臣称作“旧辑本三卷”^③,是《四库》各本之底本。又于乾隆四十二年刊入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中。清儒钱东垣、钱绎和钱侗又补订殿本,详标引书,刊入《汗筠斋丛书》^④。王复据之考订,撰《拾遗》一卷。浙江、福建及广雅书局重刊本增《校勘

*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资金青年项目(16WXC017)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(2016M600836)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十批特别资助项目(2017T100006)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(17CTQ015)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范晔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云:“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,依《论语》作《郑志》八篇。”范晔撰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212页。

②吴慰祖校订: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商务印书馆,1960年,第35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:“至《崇文总目》始不著录,则全佚于北宋初矣。”又以为“此本三卷,莫考其出自谁氏”,“知为好郑氏之学者惜其散佚,于诸经《正义》哀辑而成”。认为此辑本所载问答,“亦较他书所载为长。足证为旧人所辑,非近时所新编也”。清永瑢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269页。乾隆四十二年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《郑志》书前《提要》,字句微异。

④其他刊本的情况,详见清邵懿辰撰、邵章续录: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9年,第128页。

记》一卷,清孙星华撰^①。

另有孔广林辑本、黄奭辑本和袁钧辑本。孔广林辑本刊刻较早,采摭未备。黄奭辑本,学者以为:“实据孔本而参用王、钱二本,然较之袁辑仍有脱漏。”^②袁均辑本较备。后来,皮锡瑞作《郑志疏证》即取袁本,又采纳成蓉镜《郑志考证》校订成果^③,故皮氏辑本最为详备。

然而,乾嘉学者未刊刻的辑本,皮氏多未见。近人王欣夫汇录乾嘉学者卢文弨、吴騫、陈鱣、丁杰、段玉裁等补辑《郑志》的条文及其批注,于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云“乾嘉时,诸儒递有校补、考证,或刊或未刊”,慨叹这些批注本为“成、皮二氏未之见也”^④。孙启治于上海图书馆藏陈鱣、刘玉麀手校殿本后亦言:“陈校引惠栋辑本数条,刘校引卢文弨校语数条,今皆未见其书。”^⑤清儒早期辑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,值得梳理研究。

上海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,南京图书馆尚藏有清儒辑补《郑志》六种,皆为各馆善本,入选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。今甄录各辑本题跋批注,并考订辑本的源流,以略见清代《郑志》辑佚的学术进展及其成果^⑥。

一、清刘玉麀校跋本

清乾隆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活字印本,白口,单鱼尾,四周双边,每半叶9行,行21字。一册,上图藏^⑦。清刘玉麀校并跋。藏印有“武林叶氏藏书印”、“合众图书馆藏书印”。

卷末有刘氏跋文:

此用霁溪丁孝廉小山借曲阜孔氏(名广林)本校勘,辛丑正月之十日淮南刘玉麀识。

小山是丁杰初字。刘氏据丁杰补校孔广林本补订,也援据卢文弨校本。卢文弨校语(朱笔),则多援引惠栋辑本。比如:

(一)张逸问“豕生三曰豮”云云条,批注:“卢弨弓校孔本云:惠本多二句,非。”

①孙星华《校勘记》,乃合录钱东垣、王复诸人所加按语而成。孙启治、陈建华编:《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86页。

②孙启治、陈建华编:《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》,第86页。

③皮氏《自序》言:“是书宝应成蓉镜尝作《考证》未毕,仅三十馀纸,刊入《南菁书院丛书》,兹据袁本复加校订。”皮锡瑞撰《郑志疏证》之《自序》,见清光绪二十五年善化皮氏刻《师伏堂丛书》本,第二页。

④王欣夫撰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774页。

⑤孙启治、陈建华编:《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》,第86页。

⑥下文国家图书馆简称“国图”,上海图书馆简称“上图”,南京图书馆简称“南图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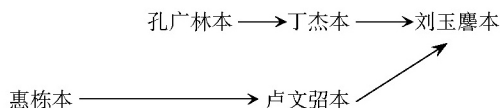
⑦另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353页。

(二)赵商问《传》曰:“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”云云,批注:“卢弼弓校孔本云:惠本、山西本俱引《左传》,是也。”

(三)其后补“六月织文鸟章”,“答张逸云:画急疾之鸟隼”云云,又批注:“丁孝廉小雅云:亦见《尔雅·释天》疏。”

笔者按:山西本当是山西省呈送之“《郑志》三卷”,具体版本情况和辑者未详^①。此本因入四库馆,清儒得以传录。

过录校补是清儒学术交流和传承的重要方式。据以上批注可知卢文弼所据底本是孔广林辑本。各家辑补先后次序如下:



二、清吴騫辑补,陈鱣辑校跋,唐翰题题款本

清乾隆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。补一卷,清吴騫辑,稿本。上图藏^②。清吴騫、陈鱣辑校并跋,清唐翰题^③题款。藏印:“槎”、“客”、“陈鱣”、“仲鱼”、“江山刘履芬观”、“海丰吴重熹印”、“精校善本得者珍之”,“景葵秘籍印”^④。

(一)书衣页署作:“《郑志》,槎客手校并抄补十二条,又司农《鲁礼禘祫义》。陈校款一行凡七叶。”

(二)卷末有吴騫所题记:

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七日,卢文弼阅于京师李倩邸舍。甲辰春二月二十又二日,吴騫从槧斋学士案头借临,丁君小雅同观。(末钤“槎”、“客”两方朱文印)

(三)卷末还有陈鱣的题记:

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陈鱣借阅于武原客馆,并从雅雨堂刻《郑司农集》中《鲁礼禘祫义》参校一过。(末钤“陈鱣”白文印,“仲鱼”朱文印)

(四)卷末还录题记一则:“新丰乡感化里人唐翰题藏”。

(五)卷上“答张逸云:风也、小雅也、大雅也、颂也,此四者,人君行之则为

^①参见《山西省呈送书目》录“《郑志》三卷,魏郑小同著”,吴慰祖校订: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第155页。

^②另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第353页。

^③唐翰题(1816-1875)号鹤庵,别号新丰乡人。浙江嘉兴人,清代著名藏书家。其藏书多得之拜经楼。详见顾廷龙《唐鹤安先生藏书考略》,收入顾廷龙:《顾廷龙文集》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2002年,第425-435页。

^④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收录此书,云:“海丰吴仲懌遗书”。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1册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87页。

兴,废之则为衰”句,后补入:“答张逸云:旧俗者,若晋有尧之遗风,先王之泽,卫有康叔馀烈。”批注曰:“惠本、孔本皆山西本,‘卫’上有‘若’字。”

据上题识,吴騫校语实转录卢文弨校本。吴氏仅校补十二条,且以“吴騫按”别之。吴騫校补,仅为核对补注文句和次序,如“见三礼图”一条“大裘之上又有玄衣及裘同色”云云,騫按:“上三句下已见。”兹不具录。卷内批注无署名者,如上条,皆传抄自卢校。

此吴騫藏本,吴寿暘所辑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详记云:

《郑志》三卷,武英殿刻本。卢学士从孔氏本、惠氏本、山西本互校,多所增补。学士记卷上后云:“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七日,卢文弨阅于京师李倩邸舍。”先君子借录于此,并手书言“至于漕”至“稍鄙县都”十二条及《禘祫义》三条于末。书云“甲辰春”云云(略,见上),简庄征君亦尝借校,题后云“乾隆四十九年”云云(略,见上)。①

笔者按:由此知丁杰本、吴騫本和陈鱣本之间互相传钞和校录,皆有所依傍。

三、清陈鱣批校,并录清吴騫跋本

清乾隆三十九年古俊楼刻,清陈鱣批校,并录清吴騫跋。一册,上图藏^②。黑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,版心有“北海经学七录”六字,藏印有:“槎”、“客”、“兔床过眼”、“髯”、“仲鱼”、“张叔平”、“蟬隐盒所得善本秘籍印”、“精校善本得者珍之”。

(一)卷末附陈鱣过录吴騫题记和陈鱣题记两则:

甲辰春仲访卢槩斋学士于杭之抱经堂,学士时自晋阳归,以是录见遗,盖曲阜孔荪谷农部新刻本也。并借得学士手校本临之,是日适荪谷计到,为之怏然。吴騫记。(后有“槎”、“客”两藏印)

后续陈鱣的题记:

是岁三月,鱣又从槎客先生借得校录于武原倪氏六十四硯斋,并临跋语于左,此本为丁小丌广文所赠。

清吴寿暘所辑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卷一《北海经学七录》条辑录上跋。吴寿暘续加考订云:“此为古隽楼主人名继涑者所刊,非荪谷也。跋当改正。”^③

(二)该书各卷末皆刊“《北海经学七录》,孔广林辑”,知此本据孔广林辑本重刻也。陈鱣用朱笔过录吴騫批注。吴騫批注又录自卢文弨校记,间有已见

①(清)吴寿暘撰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五卷、《附录》一卷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30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七年海昌蒋氏刻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386页。

②另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第353页。吴寿暘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则题作“古隽楼”。

③(清)吴寿暘撰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五卷、《附录》一卷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30册,第386页。

则以“騫按”别之。陈鱣的校语仅一条,以墨笔记于卷首“冷刚”条上:

吴騫临卢校云:“《周礼疏》作‘泠刚’,《诗正义》作‘冷刚’,当以泠为正,泠沦之后也。”陈鱣续批曰:“泠纶,《说文》作伶伦。”

笔者按:各辑补本之间关系密切。据陈鱣题记,梳理各家辑补先后次序如下:



四、清王振声校跋本

清钱东垣、钱绎、钱侗辑嘉庆三年《汗筠斋丛书》本,白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,每半叶10行,行20字。一册,上图藏^①。清王振声跋。藏印:“播琴山馆”。

(一)全书末尾有跋文:

此书即以聚珍版本重刊,而离问答之词为两行款,小异耳。其补注所出,亦未该备。余有旧藏孔广林所录《北海经学七录》所注较详。因引据补其阙,并欲以此书所引与今本诸经正义等书考其异同。至卷中未半,忽忽辍业。近夜稍瞑,仅以卷中以后与聚珍版本校阅一过,略载《七录》所注及其异同,所云孔本是也。至前所欲为,则姑俟诸异日。咸丰初元三九寒夜文村居士书。聚珍版本《郑志》假诸李叔兰,而此书则太仓季菰耘所赠。

(二)卷首附钱东垣《序》和钱绎《序》。王氏批(朱笔)前者云:“此《序》考《郑志》为郑君晚年定论,最为有见。”批后者云:“《题要》已详,覆述无谓。”

笔者按:王氏以武英殿聚珍本及孔广林辑本对校之,聚珍本比较行款的差异,孔广林本则用于辑补条文。其跋云“至卷中未半”辍业,然检视全书,其校补条文仅见录于卷上数页,尚未至卷中。王氏间附案语,多节引经注以校勘字句异同,比如卷上“冷刚”条,云:

振声按:卢文弨云:“阮元《礼记校勘记》作‘冷刚’非,《周礼校勘记》则云:‘监、毛本,冷误从水。’”考宋本两礼《正义》,皆同聚珍版本作“冷”,则卢校非也。

五、王欣夫临馮姚卢文弨、海宁吴騫、归安丁杰、海宁陈鱣、金坛段玉裁、丹徒吴庠校本

清光绪十年鲍廷爵后知不足斋重刻嘉定秦鉴《汗筠斋》本。吴县王欣夫临馮姚卢文弨、海宁吴騫、归安丁杰、海宁陈鱣、金坛段玉裁、丹徒吴庠校^②。一册

^①另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第353页。

^②见王欣夫撰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773页。

一函。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。

(一)卷末录四条识语:

乾隆四十年九月七日,卢文弨阅于京师李倩邸舍。

甲辰二月二十又二日,吴騫从槧斋学士案头借临。丁君小疋同观。

乙亥三月初四清明节临校讫,吴庠记。

后七年壬午春分吴县王大隆借录并记。

卷中录吴庠字眉孙的题记,详述临校各家校注的经过:

乙亥春,静龠四弟借得吴兔床临校本,用朱笔临校一过。丙子秋又借得段茂堂校本,用绿笔移写其校语。吴校用内聚珍本,与此本行款不同,兼有异文,因并校以存。段校用武虚谷本,与此本大同,故从略。吴校本阙《临难》之第四节,段校本内有丁小雅校语,举及此条,亟补录于后。甚矣书本贵多见也。两校本皆名贤手笔,可割让而索值颇昂,力不能购。吴本闻归陈澄中,段本不知为何人所得矣。辛巳正月廿五日重阅记。眉孙。^①

段校底本“武虚谷本”,即武亿校本,其本未详。据吴庠上言“与此本大同”,其底本当亦源自秦鉴《汗筠斋》本。对校本则是丁杰补本。因丁杰本转录卢文弨校语,故以下段氏批补也多就卢校注而言。

(二)王欣夫云:“秦刻经钱氏昆季参校,最称善本,而昧其来源者尚不一而足。卢校则略无遗脱。段校引征群书,断以己意,语尤精辟。”^②故今甄录各家批注如下,无署名氏者为卢文弨批注^③。

(1)卷上“冷刚问”条,批注:“惠氏本作‘冷刚’,当是也。冷姓,出冷伦之后。《周礼·内饔》疏作‘冷刚’,《诗正义》作‘冷刚’,当以冷为正,冷伦之后。”

(2)“《易》‘归妹以须’,注云:须有才智之称,天文有须女,屈原之妹名女须。”批注:“《易》‘归妹以须’二十五字,是《诗正义》自为引证,不当入此,此已缺冷刚之问。”

(3)“答曰:日永星火,此谓大火也”云云,注文“《礼记·月令》正义载郑答孙颢”云云,批注:

孔本多一段,疑系《正义》所推衍,非《郑志》本文。又总为大火,下并引其曰:“大火之次有星者,《月令》举其月初,《尚书》总举一月,故不同也。”

(4)卷上“答曰:欲明诸侯守土之祀,故兼用《内传》、《外传》语”云云,批注:

《外传》作“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”,又云“山川之灵,是以纪纲天下者,其守为神,社稷之守为侯”云云,则守土之祀无可疑。段。

(5)“《顾命》东房西房”条,“答曰:寝者,夹室与东西房也。周公摄政,致太

①王欣夫撰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774-775页。

②王欣夫撰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774页。

③王欣夫所临校记无署名者,与上图藏本核对,即为卢文弨校语。

平,制礼作乐,乃立明堂于王城”云云,批注:

《玉藻》疏引无“致太平”三字,段。

(6)“张逸问:《驺虞传》曰‘白虎黑文’,又《礼记》曰‘乐官备’,何谓”云云,批注:

王会有“白虎”,脱“黑文”二字耳。然王会无《驺虞》,今本脱欤。

(7)“张逸问‘有女同车’”条后,段氏补云:

《甫田》,韦曜问曰:“甫田维莠,今何⁺也。”答曰:“今之狗尾草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九百九十八。玉裁按:韦曜即昭,此《隋志》所云《毛诗答杂问》七卷,吴侍中韦昭、侍中宋育等撰也。《生民》正义亦引薛综答韦昭语,《艺文类聚》引韦昭《毛诗问》“魑,天旱鬼也”,皆非《郑志》。

后附小记:“段校此条在‘张逸问有女同车’后,庠记。”

(8)卷上第十四页“答张逸云:风也,小雅也”条上有批注:

惠本、孔本皆山西本。(笔者按:此卢校已见上)

(9)“张逸疑而问”条,“许夫人伤宗庙之灭,又闵其民欲归,行其野视,其麦,是时之忧思”至“未通于许夫人之意也。”

段氏删“思”字,注“孔作患”;删“也”字,注“孔无也”。又批:“‘是时之忧患’不作‘忧思’,‘夫人之意’下无‘也’字。”

(10)卷上第五页“答曰:君父疾病方困,忠臣孝子不忍默尔”云云,段氏眉批:

《北海经学七录》“岂忠孝之志也”下有“然则命有定分”至“未必周公独为之”。(见《正义》)以“然则”观之,见《疏》语,惠本无。玉裁按:“自古不废”云云,正答“自古以来,何患不为”也,“然则”下皆郑语。段。

(11)“张逸问云:《鬯人职》注云:‘秬如黑黍,一稬二米。’按《尔雅》‘秬,一稬二米’,未知二者同异”云云,批注云:

“鬯人”注及疏皆是“一稬二米”。丁小疋云:“必非一秬,乃可通。”《诗正义》作“一秬”。段。

(12)“赵商问曰:‘《校人职》六种’”云云,至“今大夫采地四甸,一甸之税以给王,其余三甸裁有马十二匹。今又就‘校人’之职相校,甚异,何?”

段氏上改“以”为“又”,改相校之“校”字为“觉”,批注曰:

觉即校,见《宋书·天文志》:“斗二十一,井二十五,南北相觉四十八度。”在前赵歧注《孟子》“中也养不中”章、“富岁子弟”章,均有相校语。段。

(13)同上条,“答曰:此马之所制,非民之赋”云云,批注曰:

“此马皆君之所制,非民之赋”,《诗正义》作“国君之制,非民之赋”,《北海经学七录》作“此马皆君之所制为,非谓民赋”。段。

王欣夫过录本此条前有卢文弨校云:“《诗疏》作‘国君之制,非民之赋’,《校人疏作》‘国君之所制为,非谓民赋’。”段校本卢校。

(14)卷下第八页“三狄首服副,副,覆也”句,批注曰:

丁小疋云:“‘三狄首服副,鞠衣展衣首服编,祿衣首服次’三句,是《郑志》,余俱是孔颖达取‘追师’注文羸入。”疏家有此体。段。

(15)卷上“王瓚问曰:‘举于旌首,当以皮耶?尽之也?’答曰:‘皆俱举皮置于首,不尽。’”批注:

文弢案:《初学记》又引《周礼》曰:“析羽为旌。”此‘羽为旌也’四字因此而误衍。

笔者按:底本无“羽为旌也”四字,卢校底本当有此四字。

(16)吴庠于卷末跋文也补入一条:

“军者,兵之大名。军礼重言军,为其大悉,故春秋之兵,虽有累万之众,皆称师。《诗》云‘六师’,即六军也。”然军旅、卒两皆众名,独举师者,案:《易·师·彖》云:“师贞,丈人吉,无咎。”军二千五百人为师,丈之言长也,以法度为人之长,故吉无咎。谓天子诸侯而主军,军将皆命卿,天子六军,兵众之名移矣。正言师者,出兵而多,以军为名,次以师名,少旅为名,言师,举中言之也。见《周礼·夏官·序官》疏,《诗·棫朴》疏。

丁小疋云:《诗·棫朴》正义:“林硕并引《诗》三处‘六师’之文,以难《周礼》。郑释之云。”此段似不可省。此《临难》之第四节,依丁小疋校本补录。庠记,丙子秋八月朔。

(三)卷末王欣夫所临题记云:

新丰乡感化里人唐翰题藏。

笔者按:王欣夫汇批本所据底本是“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著录之本”^①。即上文所录上图所藏吴槎客、陈仲鱼校本。以王欣夫过录语核对上图藏本,两者皆同,连卷末唐翰题的题款及藏印,王欣夫也悉录之,则上图藏本为王校底本无疑。因上图藏本底本即武英殿聚珍版本,故王欣夫过录校记也多出聚珍本作某字。

王欣夫过录本无《鲁礼禘祫义》一篇,王氏遂以别纸抄补,但未注何人所补,王氏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亦未提及。上图藏吴、陈批跋本书衣即言“槎客手校并抄补十二条,又司农《鲁礼禘祫义》”,则此篇是吴騫所补。

丁杰辑补此书不止一次,王欣夫云:“段茂堂校用武虚谷本,亦有丁小雅语,与吴本所载不尽同,而《临难》之第四节,小雅据《诗·棫朴》正义所引补,则吴本所无也。”^②又据以上刘玉麀校本,卢文弢校订也参考了丁杰的意见,此尤见清儒辑佚,多彼此传钞互校,辑得一书,往往集数人之力。

卢氏校语云“孔本、惠本皆出山西本”,山西本不详何人所辑,当为旧辑本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所据底本亦源于旧辑本,所刊《郑志》卷首四库馆臣

①王欣夫撰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774页。

②王欣夫撰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774页。

《序》有言此辑本“较他书所载为长”，“足证为旧人所辑，非近时新出之本”。可见当时已有两种旧辑本流传。

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言卢文弨“从孔氏本、惠氏本、山西本互校，多所增补”，又检视王欣夫所录各家校记，三者差异甚小。仅有四处：一处次序不同；一处字词微异；其它两处，一为孔本比惠本多一句，一为惠本比孔本多一句。其四条如下：

(1)卷上第一页，“冷刚”条，惠本作“冷刚”。

(2)卷上第十五页，段氏眉批：“忠孝之志也。”此条惠本无。

(3)卷下第十六页，“答曰：此本不误，转写益‘澄’字耳。”此句惠本置末，是。

(4)卷下第十二页，“刘德问曰：君吊，大夫迎于门外”云云条，惠有孔无，当附后。

全书辑注上百条而仅此微异，不当是偶合。卢文弨言“孔本、惠本皆出山西本”之说有据。惠栋补本和孔广林刊本的底本即四库馆内的山西本，二者绝非无所依傍。

六、清辛绍业校，丁丙跋旧辑本

《郑志》三卷，郑小同撰，附录一卷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题作：“清钞本。清辛绍业校，清丁丙跋。”^①一册，南京图书馆藏。藏印有“钱塘丁氏正修堂藏书”、“四库著录”。

(一)卷前贴有浮签云：

(1)《郑志》校毕，谨呈钧览，尚有可疑者，如“凌人”一条，前半段未见元文，不敢擅改。

(2)《春秋分记》、《春秋纂言》两种书，恳赐绍业一观。

(二)书中偶有朱笔批注，如“赵商问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之诗，美召伯之功”云云，又附小注：“《诗传》及《乐记》，武王即位，乃分周公左，召公右，为二伯大王之时。”“赵商”改作“张逸”，“好露”改作“行露”。朱笔批言：“‘《诗传》’至‘之时’二十三字俱正文，误作双行小字。”

(三)全书贴有五条浮签，共录七条题记，具录如下：

(1)补一条：“筮人九筮，一曰巫更”注：“更，谓筮迁都邑也。”答赵商曰：“若武王迁洛、盘庚迁殷之等则卜。”

(2)按：“或言说，说者说其形势也；或曰述，述者述其故事也”，系前注引《郑志》之词。“或云说者，说其形势也；或云述者，述其古事也”，系后注孔申《郑志》之词，宜从前注为是。（笔者按：即“张逸问：《传》曰‘山川能说’，何谓也”条）

^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第353页。

(3)《仪礼·丧服传》“君谓有地者也”，“天子之卿，其地见赐乃有，何由诸侯之臣正有此地。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，天子下有无地者也。”(小字)

(4)按：“答张逸”一条宜另行，于《笺》“路寝制如明堂”，答张逸云：“周公制礼，建国土中，《洛诰》‘王入太室裸’，是也。《顾命》成王崩于镐京，承先王宫室耳。宣王承乱，未必如周公之制。”

(5)“咫尺八尺”及《礼运》注两段俱与前复，虽有小异，系言有详略，非二事也，可删。

(6)按：“郑此答甫田”，今录于左。《乡饮酒礼》注云：“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，《小雅》篇也，今亡，其义未闻。”《诗笺》云：“孔子论《诗》，时俱在耳，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，其义则众篇之义合编，故存。”

(7)答灵模云：“为《记注》时就卢君，先师亦然。后乃得毛公《传》，既古书义又当然。《记注》已行，不复改之。”

是书经丁丙收藏，丁氏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四《郑志》条云：

是编三卷，当为好古者摘录零遗而成。聚珍版、问经堂皆有印本。此钞本甚旧，当在聚珍以前，不知谁氏所校。卷前记云：“‘凌人’一条前半段未见元文，不敢擅改。”则非草草收藏者。^①

丁氏言“不知谁氏所校”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题作“辛绍业校”，所据当是卷首“恳请绍业一观”的题记。

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原抄本佚，今存丁氏补抄本，“此当即补抄阁本所据之底本”^②。然而，笔者取聚珍本对校，还发现上述漏辑条文和补注按语与聚珍本一致。上面签注第四条“答张逸一条宜另行”，第五条“非二事也，可删”。知辛绍业校勘此书，拟缮写刊行。又如上“赵商问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之诗”云云，卷内朱笔批注：“‘《诗传》’至‘之时’二十三字俱正文，误作双行小字也。”聚珍本正文小字批注：“案：‘《诗传》’至此二十四字，原本误作注文，今据《诗正义》校正。”又丁丙言“此钞本甚旧”，则此本底本可能即是四库馆臣所言的“旧辑本”，或二者同出一源。

查辛绍业生平交游，辛氏与翁方纲私交甚密。翁氏推服其经学云：“知其经学最深，所与予校勘注疏、《说文》诸条手记，皆存予篋。”^③辛氏可能因翁氏的关系，得以入馆校补旧辑书。另外，浮签所云辛绍业索观《春秋分记》、《春秋纂

①(清)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927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，1995年，第20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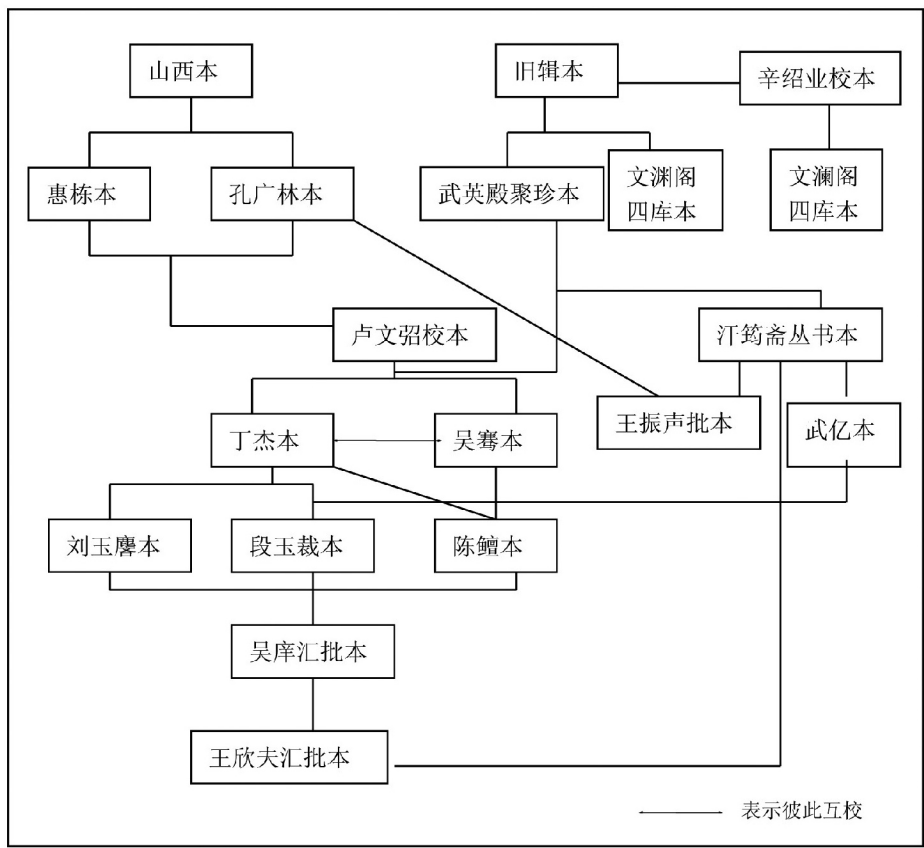
②崔富章：《四库提要补正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90页。

③(清)辛绍业(1755—1814)，字服先，号敬堂。万载康乐人。嘉庆元年(1796)进士。官国子监助教。精通经学，宦京师十四年，与翁方纲交往甚密，二人常相质问道。详见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一四《国子监助教辛君墓表》。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455册影印清李彦章校刻本，1995年，第483页。

言》二书,即是翁方纲编纂^①。

综上所述:《郑志》一书,四库馆臣得两种旧辑本。清儒即以两种旧辑本或其补辑本为辑佚底本。清儒辑佚,多过录各家校记和辑补条文,而非无所依傍。传抄过录是当时学术交流和传承的重要方式。本文即梳理《郑志》清儒早期补辑本的学术成果和源流。

附:《郑志》早期各辑补本源流图:



【作者简介】朱天助,男,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。研究方向:经学文献和儒家思想。

^①(清)翁方纲著、吴格整理:《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》之《别录》五《附录书目》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2005年,第1224页。